

少年往事之过新年(下)

作者：戊草

开始要早早起床，要养成每天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还教育我们说：“早起三朝当一工，早起三年当一冬”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养成的早起习惯，一直坚持到今日，可说是受用一生了。年初一，天一亮就起床，梳洗完毕穿上簇新的衣服鞋袜，等待父母亲起身，待父母梳洗完毕就第一时间向两位大人拜年，拿了红包，才兴高采烈地吃早餐。然后代表父母，到各家邻居拜年，那时，邻里之间关系密切，不像现在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吃好丰盛的中饭后，就开始到长辈亲戚家拜年：外祖父母、叔叔、舅舅、阿姨，然后是老师以及父母亲的朋友……小时候，最怕到老师和父母亲的朋友

家，怕见到了大人不知该说什么。父亲说：“不用怕，向他们拜了年，大人们会主动和你说话”，果然，每到一家，大人都会显得很高兴，说我又长大、长高了，还不停地问长问短，根本不用担心无话可说。年初一、初二、初四除了去拜年(初三“穷鬼日”不去拜年)外，就放爆竹(日本鬼子来后就禁止了)、看电影、到“快乐世界”玩，当然最有趣的是看舞狮，常常跟着震人心弦锣鼓声的醒狮队到处跑，回来后，几个同龄人就捏起拳头，围着一张忘了是谁家门前的破桌子，把桌面当鼓面，一起学着醒狮队的鼓声用拳头击打起来，相互提醒击打时的轻重缓急，却也击得有板有眼，直到围

了不少人，击得满头大汗、双拳通红！大人也不干涉，还拿出一大碟热腾腾的“煎甜饼”犒赏我们。

那时，常有一队队当地人组成的“荷兰吹”乐队(Tandji)，荷兰人曾统治印尼300多年，那时，人们常把“荷兰”作为“西洋”的代表，因此，叫“洋妹子”为“荷兰妹”、“马铃薯”为“荷兰薯”、“苏打水”为“荷兰水”，而有吹、拉、弹、打各种乐器的“洋乐队”就叫“荷兰吹”了。乐队里的提琴、小号、大号、大鼓、钹，甚至黑管，乘新年挨家挨户吹奏同一个曲子讨赏，因此吹奏得相当和谐。事隔半个多世纪，都还记得那首年年吹奏的欢快曲子。也常有人背着“竹筒乐器”(Angklung)挨户表演，那Angklung摇出的不同音符阵阵竹筒声时，周围万籁皆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二十几岁回到中国后，尤其是到了上海，才体会到在出生的“第一故乡”印尼过中国年要比在中国本土精彩得多、规矩多得多。因为从唐代就开始有中国人到东南亚移民，经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、强弱兴衰、风雪冰霜、外族侵袭、太平盛世、颠沛流离、饥寒交迫，烽火连天、天灾人祸、漂洋过海……

千锤百炼的华夏文化，跟着“人”这一载体，传播到海角天涯，特别是传播到称为“南洋”的东南亚。於是，中国人的各种节日和风俗习惯。包括春节、元宵、端午、重阳、中秋、冬至等，早就已经被侨居国的老百姓所接受，和华人共享。

中国在改革开放前，过春节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：当时物资缺乏，过年时凭政府发给每家每户的肉票、鱼票、蛋票、糖果票、水果票等等，到市场排队采购，因此，每一家拥有的年货份量按人口平均都是一样的。在特殊的年代“过革命化春节”。不兴拜年，只有年初一搞个团拜。更不兴给小朋友红包，放了三天假就算过了个年。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全世界天涯海角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有春节庆祝。

古语说：“礼失则求诸野”。“礼”是指宫廷里的各种礼节、规矩等；“野”是指民间以及远离宫廷的地方。“礼失则求诸野”意思是在宫廷里已经式微的各种礼节、规矩，可求之于民间。推而广之，在中国本土已经式微的各种礼节和风俗习惯，还会在边远地区或海外保持着。

在港澳台，在东南亚，在全世界中国人较多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、各种各样在中国本土早已看不到的礼节和风俗习惯。有趣的是，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有些礼节、风俗等又从海外传回本土，使中国本土的春节习俗更具有它的民族、历史和区域的传统。人类社会就是那麽诡谲和丰富多彩！

在没有春夏秋冬的第一故乡过春节，除了知道过了春节意味着长一岁外，一点都体会不到在寒冬季节人们对春的向往，以及农民对即将到来的春耕春种的准备和期盼，更无法体会在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，过年迎接春天到来的情趣和氛围。然而，悠悠少年时在生于斯、长于斯的“第一故乡”过年的种种情节和趣事，尤其是那孩提时的情怀，至今都常萦绕心间，如梦如幻。

再过几天，孩子们等了365天的春节就要到来。如今全球遭遇Covid-19病毒疫情的威胁，海峡两岸和全球的华人，以及把春节作为法定公众节日的国家，印尼、日本、越南等如何渡此佳节？不如一家人温馨地一起讲春节的故事、听春节的故事。

2022年12月 于香港



春节舞狮队拜年兜红包